



广场 生死观

病房笔记之九

生死观：润唇膏小女孩，存储着我们的陌生爱 准备过冬

一个人会在父母爱的余热下逐渐适应世界的冷漠，不过这群孩子没有这种安全气囊，硬着陆下往往粉身碎骨。这个世界对她的温柔又能持续多久？

Muk Lam | 2017-11-04



图：Alice Tse / 端传媒

心血来潮的善意不难，日久天长地付出却很难；我不是你的母亲，所以不管你多么地渴爱，我也仅能给你少许廉价的替代品，如同给嗜酒之人几滴沾湿嘴唇的清水。

有些儿童特别可爱，没有戒心，见到你便打从心底笑出来，主动亲近你。医生说，这些儿童十之八九有家庭问题，按照我的经验，则是百份之百。

你知道所有在溺爱中长大的孩子都是讨人厌的，但那些孩子乞怜的眼神却那么鲜明。曾有一个小女孩特别亲近我，一见我就要“抱抱”。这当然不是因为我特别能讨孩子欢心，毕竟她连我的名字都不知道，只要是站在那个地方的人她都会那样做吧。那几星期，因为课程缘故，我每天都去病房，也习惯了跟她打招呼，有时下课后陪她玩一会，或是装出老师的样子教她点东西。倒不是出于同情，大家同样生于这个世上，实在没有谁有资格同情谁的。

她喜欢掏我的口袋，倒有两次扔了东西进去，两次都是润唇膏，说是要借给我一晚。

第一次的隔天早上，我进病房找她，见到她便脱下口罩，嘟起嘴来。当然是搽了自己的润唇膏。第二次她再给我润唇膏，我很认真地告诉她：“可是我明天不会来呀，要去其他地方上课。”她不甚认真地耍了一下脾气，我就改口道：“那我明天来吧。”她反而说：“不好，还是后天来吧。”我想到她是一个体贴的孩子，一时之间有些戚然。我觉得我要鼓励她作更多“分享”，她在院舍住了一会儿回病房时，我便问她：“上回我给你的Elsa卡，你喜不喜欢呀？”

“喜欢，我把它好好收在院舍的柜子里了。”

“那就好。”我想趁机教她分享的美德，便装模作样地说：“如果你的朋友也喜欢Elsa，你会不会送一张给他？反正你有五张卡呢！”

“才不呢！院舍的姐姐说不可以送别人东西。”

“啊？”我一时反应不过来。“为甚么？”

“我也不知道，总之不可以啦。”

我忽然醒悟，知道自己问了个蠢问题。啊，儿童的世界当然也是弱肉强食的呀.....

我最后一次见她时，她又耍了一下脾气，不放我走。“可是我要回家吃饭，”我顿了一顿，“我很快就要考试了，不回去温书就要不及格了。”说出这些借口时，我其实相当心虚。因为我心知肚明，我回家后会以温习前的小休为名义，上网，发呆，像现在一般写废文，做一切及不上陪一个孩子玩那么重要的事。

就算等到考试结束后，我也会虚度许多光阴，就是不会跑回来看她一眼。只要我想说的话，不让这次成为我与她的最后会面，绝对不难。因为下课后抽一点时间顺道陪讨人欢心的孩子（父母不在身边的孩子总是讨喜的）并不是很困难的事，只要一点点善意就足矣，那就像遇到别人家的孩子或宠物，说句“好得意呀”一样简单。然而为他们牺牲时间、金钱、生命，在他们生病时提供照顾，在他们发脾气时给予宽容或教诲，在他们最丑、最衰老、最讨厌、最无药可救的时候仍然不会背弃他们，却很难。喜欢可爱的东西谁都做得到，连同不可爱的地方一起包容的人却很少。

如果人不需要爱也能活得很好，这群孩子又何必与陌生人亲近呢。

我忽然感受到一个孩子的成长过程是需要很多很多爱的。心血来潮的善意不难，日久天长地付出却很难；长贫难顾，久病床前无孝子，说的都是同一条道理。我不是你的母亲，所以不管你多么地渴爱，我也仅能给你少许廉价的替代品，如同给嗜酒之人几滴沾湿嘴唇的清水。

据说父母不在身边的儿童，长大后行为容易偏差。从什么时候起，对所有人都那么友善的孩子会变成行为偏差者呢？随著人长大，社会加诸在人身上的要求越来越多，人便越来越不可爱了。大部份人类出生时都很可爱，然后随著成长变丑，小宝宝只要睡觉吃奶就很可爱了，就连哭闹都会惹人发笑，成年人的眼泪却怎会令你同情呢。

理想情况下，一个人会在父母爱的余热下逐渐适应世界的冷漠，不过这群孩子没有这种安全气垫，硬着陆下往往粉身碎骨。如果人不需要爱也能活得很好，这群孩子又何必与陌生人亲近呢。

起码现在她是被喜欢的，护士们那么疼爱她，已是青少年的病人也会逗她，所有的善意都不因她是谁、做到了甚么、有甚么价值，而是因为她尚处于亲近他人会被视为可亲可爱的年龄段。

在我最后一次见她前，每回我坐在她身边时，都下意识地想，不知道她的自来熟会持续到几岁？这个世界对她的温柔又能持续多久？如同熊在秋季捕鱼蓄储脂肪般，趁她还算可爱时多陪她一会儿，尽可能地为她存下一些模糊的记忆，等她长大，独自面对漫长无尽头的严冬时——并不是说她的人生将会是寒冬，而是一直到最近几十年，智人行走于地球上时的主流气候一直都是冰河期——偶然会想起生命初期也还有群对她好的人，那就好了。这就是我的希望。

（病房笔记之九）

生死观



热门头条

1. 103万港人上街反对《逃犯条例》修订，创回归后历史新高
2. 反《逃犯条例》修订市民占领金钟多条主要道路 警方发射逾150催泪弹清场
3. 【616遊行全紀錄】周一早晨示威者商议后转往添马公园集结，金钟夏慤道重新开放
4. 香港反《逃犯条例》修订游行周日举行，高院法官罕有实名参与联署
5. 从哽咽到谴责，林郑月娥一天之中的两场讲话
6. 李立峰：逃犯条例修订，民意到底站在谁的一边？
7. 零工会神话的“破灭”：从华航到长荣，台湾航空业何以一再走向罢工
8. 读者来函：望当局能知《逃犯条例》进退——一个台湾法律人的观点
9. 盾牌、警棍、催泪弹，19岁少年在612现场
10. 联署风暴、素人街站、组队游行，他们为何在沉默中爆发？

编辑推荐

1. 英国已经陷入一场宪政危机，而下一任首相只会让情况更糟
2. 猝死的前总统，短命的穆兄会之春，迷走于权力困局的埃及
3. 白信：科技苦力主义的崛起与新冷战的现实
4. 孔杰荣：香港“暂缓”修订逃犯条例，无法改变中国刑事司法丑陋现实
5. 叶健民：香港人小胜一场，但未来挑战更艰难
6. 催泪弹进化史：全球警权军事化背后，谁是数钱的大赢家？
7. 橡胶子弹、催泪弹和胡椒球，他们在612经历的警察武器

8. 杯豕兴：韩流涌入，“青央监”VS“旱根监”馮沟慰米慰深

9. 叶荫聪：由反抗绝望到育养香港

10. 互联网裁员潮，泡沫破碎与转型阵痛

延伸阅读

生死观：一图入魂，他用镜头颠覆人们对白色巨塔的想像

拍摄总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进行，黑暗中，只有快门的声音。纸片漫天飞落，冥纸散落在被暴力威胁的白袍医生身上。

生死观：「即使康复了，我仍希望当时有安乐死」

一点美感也没有。你被绑在不定时炸弹上，不合理地承受著庞大重力，你知道自己被投掷向地狱，但不准瞬间死亡，你要流著汗、流著泪、流著赤红的血，忍耐三年、五年、十年、十五年，才得以解脱。

生死观：这堂「死亡课」，未来的医生放下科学，只学陪伴和告别

在“医学=治疗”的观念下，死亡被看作是医学的失败。“但这是医学对永生的幻想。死亡是进化演变的必然结果，医学必须也帮助我们去面对这一点”，波拉克教授说，于是，他在哥大开了一门“死亡课”。

生死观：“爸爸妈妈，如果你们放弃我了，我也不会讨厌你们”

有时候，我看家人心疼地照顾我，带给我许多温暖和情意；有时，则感觉到家人对于我的存在很无奈，甚至带点怨气和敌意，让他们牺牲、操劳与被牵绊。长期处在这样的环境中，我渴望被放逐，却又害怕被放弃。

生死观：离开病榻之前，那些男孩教我的事

谁不希望自己最低潮、最困难的时候，对方可以多陪伴和关心？可是那一条付出的界线在哪里呢？我多希望以前课本有教，何时要厮守、何时要放手，才是社会上的道德共识？

生死观：她离开了，带著我们的一无所知

我以为这是一个可以被治愈的病例。明明我们如此努力，找出最隐秘的线索，拼出那么自治的理论，最终却发现我们原来对她一无所知。

生死观：陪产团与我——生产，一场温柔的盛宴

我吃了早餐、喝了咖啡，充气泳池有舒服的温水。有人照顾睡醒的孩子，持续好几个小时都有人轮流握紧我的手，在我汗流浹背时为我擦汗递水，连大宝都拿了几个心爱的玩具在我边陪伴著，观看胎儿娩出的过程，最后，我们一起进行胎盘拓印。

生死观：我目睹一个香港老江湖的无憾死

“我一生人好像做了几代人，人生太复杂，现在我什么都不怕了。”外号“老三”，年轻时打打杀杀，两段婚姻，四个儿女；最后送他走的，是我、摄影师和社工。

生死观：女儿婚礼的那一天，在强心针下停顿的心脏

他们每天都在一点点地失去，延长这个过程，并不会使任何人会得益。既然失去是既定事实，就不必苦苦挽留。